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癸亥年四月初一日 星期三

發行 主任	徐枕亞	編輯 主任	許廬父	編輯	郭元覺	廣告 主任	孫緯才	增刊 主任	許廬父兼
					朱松廬				

真正國貨 淨素衛生調和精品 素精 價廉物美 上海北

徐枕亞
許廩父
介紹春在露

黃子冠卿所製之書，能治男女老幼輕重各症及牲畜諸病，內服外搽，極著神效。十餘年來，風行國內，外活無算。各地公園、報館、醫院、學校、官署、軍營等，給與匾額、證書者甚多。社會上稱之謂「隨左右之醫生」，其價值可以想見。特為讀者介紹焉。欲得藥樣者，附去郵票四分，直接向上海東有恒路廣東蘇華藥房函索可也。

鹽業銀行
上海準備庫廣告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二四集出版
(百二十號) 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第三集（六十一號至九十號）第四集（九十一號至一百二十號）郵局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五集續出）

上海高等國文研究會徵求會員

欲知詳章請函知上海法租界太平橋震成里第十四號當即寄上

孫緯才父子醫院

新法專治花柳病專門注射六〇六藥力
最足功效最速開幕紀念定價最廉
淋濁橫痃下疳各種
最良注射新藥每針一元
功大効速
立可斷根
院址
法界八仙橋寧波路中法
學堂隔壁六十四號洋房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一初月四年癸癸 三期星 報日說小 日六十五年二十國民華中

兒女金鑑錄

上卷

(四十二)

會稽蔣箸超

合著

噫。噫。然失笑者有之。噫。文字之魔力大矣。然苟非有特殊之感觸。或同情之寓意。恐痛癢亦略隔膜也。余且思且檢。忽得一頁三年前之日記。亡知爲何時留遺於此敗紙簾中。余對之呆若木雞。良久良久。實欲一窮其廢棄之由。大索不獲。乃罷究。閱斯所記爲余病后之感懷。述云。

唉。我病癒了。想到爲什麼而受病。受了病後。委實萬分苦惱。我親愛的林子頤蔭。時來慰我的寂寥。他握着我又枯又瘦的手腕。淚兒似斷線的珠泡。諄諄慰藉。金玉良言。可還記不得許多。因爲精神不足的緣故。綜而言之。他最初是吊我受欺。繼慶我自新。終則告我須從過失上得見識。我狠警服他議論中竅。現在捫心自問。覺得他對我友誼的深。親愛逾骨肉。世間再也沒有第二人在常人視之。本無作怪。余宛若已受摧眠然。腦海中突現三年前之舊佈景矣。斯際風雨已殺。廬扉忽戰。一不速之客。趨余前。握余手。余瞠目而視之。頤蔭也。大聲曰。哥乎。茲醒耶。抑夢耶。余不得而審之矣。曰。守約爾何憤々。瘠乎。否乎。曰不。乃聲述前狀。想與握手。喜極而淚奪眶出。點點在頰。是爲誌。

言已若深籌維者既而曰有之矣明解師乞箋封兩套並煩員役交余舟子來明覺唯唯如其言玉珊則就小案作兩書須臾事畢而舟子亦已來前玉珊一一交付訖並謂舟子曰今晚仍須出城就此間宿也舟子既去小崧緩步入筱銓曰事何如曰去久矣余方從別道來夕陽垂垂下有微風農者荷鋤負日行麥頭簇簇向下視若撲手以待長者此山村之暮景非城市所能夢想者余愛戀之久歸巖且晚矣言時明覺手燭燈入笑謂諸人曰山中與世異天地夕陽猶未下早昏黑不辨時刻矣返身見小崧乃備述往事準致失招之歉復詢玉珊曰舟子來否曰來已將去曰亟詞何措者曰大致謂宗子任性恃勢宜使之知所戒以除地方之患云云明覺曰此等人真可惡上年有一小康家女子來遊比頗涉妖蕩宗子誤賣笑者任意調戲之復被其家人申申冒乃大恚越日而女子父竟無端而入獄矣偏巧山人應會稽令招席間及此事山人乃大爲不平且述當日宗子無禮狀令衛之獄姑釋然小康家已不支矣貽禍庶民莫此爲甚公子有見於此造福無量矣比時巖中司廚者已告酒食備而明月一輪尙遲遲有待也

賊戕

雪●
梅●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一年)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二年)此券
廉價券利益極大書券有限制此券無限限制持券購書照同行批發以六折收價(無項
七折)惟本報既周且刊性質存報一經售發決不喜販諸君欲得首尾完全之報已定
務祈迅速續定未定者有費刊可購勿貽後悔是幸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
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第 一 百 五 十 六 號

今日張三售大分

本社設立上海交通路一百三十號華清書局內電話五七六

廣 告 刊 例

封面長 行三行 起碼每 日每行 大洋六 角中縫 同普通 長行每 行四角 後幅短 行每字 四厘長 期面議

印 刷 者 光 明 印 刷 所 上 海 派 克 路 中 八 十 九 號

他自從寄宿在學校裏以後，紅雲々の面頰枯槁了。活潑潑的天性，戕賊完了。

很好毒的學校呀。表面上造就人才。精神上却是戕賊青年呢。他病了。枯槁的面頰。方覺得消瘦了許多。污潑潑的天性戕賊死了。

狼沉寂的調養室裏。惟有搭搭的時鐘聲伴着。他用狠冷靜的頭腦思想着。

『爲什麼學校裏不允許學生到外邊去呢。』

『用功了一天。也應該出外領略那天然局的美景。校園裏盤桓得厭惡了。到外邊去也是情理中的事啊』

『他爲規則禮教和學校的名譽上。不允許學生們到外邊去嗎。』

『規則禮教和名譽。是戕賊天性的東西麼』

『自治自由自動的聲浪。一天一天的高了。狠文明的地方。爲什麼仍像牢獄一般呀。』

一天一天的過去。他死了。可憐他爲不自由死了。學校裏說他用功過度而死家庭裏也。說這小兒太用功了咧。

他死了。一切多解脫了。可憐一般青年子弟。還絡繹不絕的到這裏來。他們心裏多想著說。這神聖高尚的學校。是造就吾們青年的地方啊。

小林風土紀要之英

(三)風俗。該地平常風俗。與吾國大抵相同。惟婚嫁稍異。表葬則怪奇特甚。俗述之。足以見其民樸實之一班焉。(婚嫁)可分為貧富兩級。富者娶一婦。動輒千餘金。禮節繁瑣。非尋常人家所能望。方男女兩家開始洽談時。由塞脣撤合其間。先各交換一帖。內書男女姓名年月日時。謂之「問名」。如不同意。可立即退還。否則男家隨發聘金。聘金有正副二禮。正禮用金。項鍊。平環。果子。等類。副禮。則銀洋也。禮既送去。女家報答如儀。各交換一龍鳳帖。以親屬中之最長者主婚。謂之「納采」。凡男女自訂此約後。即發生關係。終身不得離異。如有特別事故發生。即須告主婚者。經主婚者允許。始可自由解約。否則。必不能行。將要結婚時。必先以日帖通知女家。及期。新郎乘彩輿前導。晚乃與新婦偕來。謂之「迎娶」。一拜畢。一老嫗以杖擊新婦頂。謂之「祝壽」。將進房。一老嫗以篩撒新婦面。謂之「却羞」。次日。新婦着紅衣。繫綠裙。戴艸花。與新郎偕曳至岳家。

說說便隨

人孰無師。無師則不能達道。然今之求師者。其道不徑。喜求名士。為更喜求其名。嘗號於衆曰。某我師也。某我師也。求名而不平。其實名或因附驥而高。學則墮於驕矣。既驕矣。安貴乎。學安進乎。學是乃欲進。反退有矣。求師之道矣。

本劇簪花梅

(想介)有了一路之上。賣字為生。換到北京。再作道理。正是十年磨一劍。終有報仇時。(躲脚恨下)

第十六幕 結仇

杜冰梅跟隨吳德家。回到汝陽。求死不得。假意成親。立將吳厚勒死。已亦上吊。遇救得生。幸喜汝陽縣知縣。仁乃是一位好官。知其冤枉。懸案待結。後遇徐苞來作巡按。轉將杜冰梅定為死罪。皆因誤認吳素娟為杜冰梅之故也。脚色(正旦)杜冰梅(丑)吳厚(彩旦)魚氏(生)鄭仁(老旦)女禁子朱氏(雜)家院丁。書班。衙役。切末。喜房。吊人架。縣堂。

杜冰梅梳素不帶花哭上。聽呀(唱反二黃)淚漣漣哭不盡胸中冤枉。悲切切訴不盡百轉愁腸。我的父在家中黃泉命喪。未完

我幾句話

偉大的作品。不一定是文字家所能做出的。因為完美的得句。多出於說話不完全的小孩子嘴里。大凡真正的作品。當他由心坎里流到筆尖寫到紙上。其間毫沒有一點思想的。現在一般文學家多看不起那些新出來的幼稚作者。殊不知在他們未開墨未種植的心里。到能生出極好的文學之苗。近代的文學家啊。我勸你對於青年的文學者減少點老前輩的架子罷。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上等香烟



大前門 英商 煙草有限公司 經理

學海犀

姚廣慶

室門開處。王新民斗的跳了進來。高聲喚道。「拯已。那兒可去。」

徐拯已在抄夾帶。聽見了王新民喚他。立刻立起身來。一面把夾帶藏好。一明就問道。「新民。你說那兒啊。」

「不必問我。同去好了。包你雙福齊來。」

「可是那兒麼。好是好的。只是我夾帶還不會抄好呢。」

「拯已。你真是阿木林。明天考的時候。我派司給你好了。急出什麼來呢。」

「那麼。我就去罷。」

他們一面講。一面走。徐拯已低低的問王新民道「你說的那兒。可是那兒麼。」

王新民說。「誰說不是說這塊地方。真是好極了。那人的臉兒。你看可好。況且……」

說到這裏。咳嗽聲起了。背後跑出一人。拍着王新民的肩道。「新民。你太不應該了。你可是去獨樂麼。怎麼不喊我一聲呢。」

這可不能怪我。我實在不曾看見你。你可一同去飽一飽眼福。王新民低聲的向方才來的那個李洪洪說。

「不要多講了。快走罷。」徐拯已說。

米 米 米 米 米

讀者可知他們鬼鬼祟祟。究竟做些什麼。原來勵英公學的。近旁有一條小巷。小巷裏頭。開着一間餛飩店。說也奇怪。這家餛飩店。獨有吸收學生的魔力。一到散課之後。包你客坐滿堂。天天如此的。祇因為這店裏的餛飩。有一種特別的滋味。去的人。都是老主顧。一天去了。天天要去。這類魔力。王新民等說的那兒。就是這塊地方。因為這店裏的餛飩。都出相美人看手。所以吃起來。格外有味。而且招待方面。又是美人兒親自動手。

更是別處所無的。有了這種關係。所以去的人格外多。人家叫他叫做活招牌。倒確是不差。

(二) 將放年假的前三星期。那位鐵面無私的英文包先生。對學生們說道。「年假快要放了。我的英文功課。也要大考一次。你們須得從速預備。不要臨時掛台。」

一個學生立起來說。「包先生。這次考試。可有範圍給我們。讓我們溫習起來容易些。」

大家都附和他說。「不差。包先生可有什麼範圍。」

那位鐵面無私的包先生說。「什麼範圍沒有。我今年的考試。一些也不留情。讀本從第一課考起直到末一課。文法從第一章考起考到末一章。教過的都要考。這就是範圍。」

又一個學生說。「太多了。太多了。」

大家也附和他說。「太多了。太多了。」

包先生說。「我不理。我祇知道考試你們。有什麼多少呢。」

秘密的會議開了。一個學生說。「包龍圖太可惡了。我們須得給些顏色他看看。」

大家說。「不差。包龍圖太不容情了。」

又一個學生說。「繳白卷。你們贊成麼。因為我們繳了白卷。間接就是掛他的台。以後被校長看見了。怕不要說他幾聲不好麼。」

那時。我們的氣。也可出了。」

又一個學生說。「但是大家須要同心合力。堅持到底。誰拍他的馬屁。誰就是阿乃木兒。」

有一部分人。和着他低低的拍着手道。「好。誰拍馬屁。誰就叫做阿乃木兒。」

米 米 米 米 米

鐘聲一响。英文考試的時候到了。

